

蓬窓日錄

通

志

四

錄

蓬窓日錄卷之四

世務二

季札

黃池

衛兵

武臣

會計錄

清軍

弭盜固本

虜情

北伐

明法用間

徙戎

京邊軍

應援

實邊

邊郡內郡說

宿衛

井牧

驛傳

海防

信史

宗給

皇庄

宗廟

釋奠

宗法

鎮守

馬政

土兵

兵禮

文章

義士

任人

守令

承教

蓬窓日錄卷之四

季札

王順渠

季札之賢嘗見重於孔子故古今宗之無復改評者不知何物劉絢乃敢妄生臆說輕肆譏貶謂札辭國生亂胡安國諸人識趨庸劣既不足以知賢人君子之所存而又以絢爲程氏門人其言必有所受勦說雷同牢不可解雖不足以浣季子之脚板而實足以塗後學之心目不容以不辨也蓋父子相繼國家常理間有九終無後而弟及者禮之變也吳之事則異乎是壽夢之欲致國乎季子其意雖善其事則逆亂之道也季子於此蓋見之明而

處之當矣僚與光皆嘗致國乎季子季子卒不受
之者匪惟守吾之節蓋以知彼之有爭心也何也
僚固不憚於襲光固不憚於弑而何有於季子邪
惟季子之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二子故二子
外讓之以爲名而內不失其有國之實故無事耳
使季子不度而偃然當之則覬覦之怨生而攘奪
之禍起是誠爲國生亂矣不知劉胡諸儒又將何
以責之也雖然此卽讓國一事言之也季子之賢
則不止此季子蓋有道者下聖人一等而已耳伯
夷叔齊行其心之所安孔子許之以爲仁孟子稱
爲聖之清者若季子者仁似夷齊而道過之蓋薰

清任和而有之矣觀其銜命出使翱翔上國取前
代聖人之禮樂而題品之不爽錙銖而又所至之
處群賢景附心悅誠服俯首受教若子弟然雖以
孫文子之無禮一聞鍾聲之論終身不御琴瑟此
豈可以襲取而強爲之者要其所至殆庶乎目擊
道存與天爲徒者矣迨其晚年壽考維祺如魯靈
光巍然爲天下之望而竟不知其所終蘇子瞻以
爲仙去蓋誠仙也愚以爲季子以出世人行世間
法兩無遺憾其黃帝老子之徒歟

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

胡氏論黃池書及之義得之至駁漢唐

云

乃爲當時

高宗事金而發未免矯抑過當恐非定論由奴于
漢本非臣屬呼韓因其國亂敕塞來朝若以臣禮
待之後來叛服不常將何以處蕭望之所見賢於
人遠矣唐臣突厥古今皆以爲非愚竊謂書生鉛
槧之談自有志於天下豪傑視之付之一笑而已老
子曰受國之垢是爲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爲天
下王故太王勾踐以小事大湯文以大事小皆所
不計要之能保國與天下而已三國趙咨稱其主
吳王之美於曹丕之前歷數其事而終之曰屈身
於陛下是其畧也所謂畧者濶大簡畧之意蓋以
爲此小小禮數不足計較姑與之取辦吾事而已

世民父子乘亂崛起欲大有爲於天下而突厥地
偏兵強勢其可畏其所以不惜一屈身者匪徒欲
借其援蓋深懼彼之撓其後也太宗之畧正在於
此後來除兇雪耻志願已酬乃爲自悔之言其實
以自張也書生不知遂執爲定議而貶之云廢人
前果不可以說夢也鄙哉英雄所見衆人不識凶
奴與漢久爲敵國至宣帝之世其國始分勢始衰
故呼韓邪疑塞來朝實出漢人望外蕭望之欲位
之諸侯王之上蓋待之以不臣之禮所以外之也
外之則彼將來或叛或服皆不足爲中國輕重矣
其見甚高非庸人所及知者唐高祖初起稱臣借

兵於突厥似於中國之體小屈古今人皆能議之
然太王不事獯鬻勾踐不事吳乎顧後來何如耳
太宗親俘頡利可汗除兇靈耻志已伸矣可謂有
光於太王勾踐矣所可深恨者惟石晉之事然其
失不在於敬瑭而在於重貴蓋敬瑭之謀實唐高
之故智而重貴昏童孱主乃不足以當世民所役
之最下者斯其所以致開運之禍也說者此等處
往往不究其始末興衰之極而輕肆詆議如胡文
定所云恐不足以爲古人斷案故畧條愚見於此
別爲讀史者詳之

衛兵之弊

或曰子何以言今日衛兵之弊極也曰虛名而無實
也有損而無益也百害而無一利也何也今總計
天下實在衛所官軍之數猶踰九十萬除西北諸
邊兵約三十萬稍得其用其兩京及腹裏六十餘
萬徒爲贅物而已徒爲耗蛀而已非特徒爲贅物
爲耗蛀而已而且易爲亂階有司給糧稍不如期
輒群起詬譟思欲爲變甚至戮辱官吏焚掠居民
朝廷無如之何惟事姑息而已語云養軍千日用
在一朝今

國家倉廩大半費於兵不惟無一朝之用而且伏
無窮之禍胎焉語曰兵以衛民今有警惟恐折傷

官軍顧驅鄉兵募打手以當寇反役民以衛兵焉
嗚呼有兵如此不如無之兵而無用曷若已之而
議者猶憂軍伍之不充每司府州縣各置清軍官
而歲差御史督之亦弗思甚矣愚謂今每衛縱使
清勾填補充滿舊額亦不過徒增贅物徒增耗蠹
徒益禍胎事竟何益故愚以爲不若罷軍勿清停
清軍官勿置勿差而從事於選取民壯之制以倣
寓兵於農斯爲更化善治可久可繼董仲舒曰譬
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丘文
莊公曰天下之事譬如器用有舊而壞者必爲之
新製則其用不穷二者誠切喻也愚爲此議似駭

世忤俗然實變通之道不得不然爲國不寓兵於
農終焉苟道嗚呼非淵識遠慮洞察治躰不拘牽
世習之士未必不以愚言爲狂矣

議處武臣

欲革武臣之弊在於裁減世襲整飭武舉武舉當別
論之至於世襲在覈其功之真僞定其勲之大小
以爲襲之久近而已如係開創功臣子孫但得真
實不分大小準令世世承襲其餘或靖內難或禦
外侮雖係實功亦與開創不同必須量爲遞減之
法以限制之如精拔員一世世其本官二世降爲
千戶三世降爲百戶如此遞減五世之後還於行

伍矣既不失報功之典又不塞賢才之路衛所有
缺兼取武舉之人以補之及其立功亦照此格承
襲武選豈有不清哉文臣之弊則前已言其弊矣

元祐會計錄

若錄今日之計必別立條貫子由之目難盡法也當
畧倣元和之意一曰郡縣以稽疆域廣狹二曰戶
口以稽人民生耗三曰正賦以稽租稅增損四曰
雜課以稽山澤關市之征以上四者皆所以計入
者也五曰儲運儲以稽郡縣存留之數運以稽起
運兩京各邊之數六曰經費以稽供御軍國俸祿
大小諸費之數七曰幣餘以稽經費餘財每一朝

終則通計焉以上三者所以計出者也就各目之中又分爲子目焉每朝爲一書自洪武以至今日皆須攷究精細該載無遺向後歲歲依式書之候終則通類成帙如此則量入爲出經制有定上不敢妄費而下不敢妄征矣

清軍之弊

所謂拂民云變者其弊有三清勾之始執事不得其人上官不屑而委之有司有司不屑而付之吏胥賄賂公行奸弊百出正軍以富而幸免貧民無罪而干連有一軍欽而致死數人之命一户絕而破蕩數家之產者矣此清勾不明之弊一也

國初之制梁集者不無遠近之異謫戍者多罹邊衛之科承平日久四海一家或因遷發填實空曠或因商宦流寓地方占籍既久桑梓是懷今也勾考一明必欲還之原伍遠或萬里近亦數千身膺桎梏心戀庭闈長號即路未訣終天人非木石誰能堪此此解補太拘之弊二也邇年以來地方多事民間賦役十倍曩時鬻賣至於妻子筭計盡乎雞豚苦不聊生日甚一日而忽又加之以軍伍之後重之以供餽之煩行齎居送無地可以息肩死別生離何時爲之聚首民差軍需交發互至財殫力竭非死則亡此軍民併役之弊三也良法善計不

在乎他在乎祛此三弊而已矣

弭盜

弭盜之術聖賢明訓昭然似無容議矣然愚見竊以
爲未然者蓋嘗稽之往事參之見聞乃知盜賊不
盡出於饑寒而饑寒不能驅良民以爲盜也究其
所由皆由教化不明禁防不立少年不逞之徒始
則縱飲博以蕩其產既則肆強暴以快其兇積習
既久過惡貫盈遂相聚而爲標劫之事矣正所謂
有勇而無義者也幸而撲滅之早爲禍猶輕否則
延蔓滋甚蹂躪中原摧圯社稷漢之赤眉綠林黃
巾晉之孫恩盧循唐之黃巢朱溫宋之王則宋江方臘